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七十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費元震

禮記集說卷七十三

宋 衛湜 撰

玉藻第十三

孔氏曰按鄭目録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紃為之貫玉為飾此於別録屬通論

金華范氏曰玉藻一篇巨細兼舉自冠冕衣服推之齊明盛服致精明之德於内垂紳正笏固肌膚之會

筋骸之束於外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至飲食起居之纎悉文若不類然錯綜而觀固雜而不越也天子受命於天故嚴恭以享上帝羣臣受命於君故敬順以事天子亦大學之道與身者天下之本元首又身之本以德服人温其如玉冕以莊其首服以章其身祭極敬朝極辨各有常儀一飲食一言動各有常度及天時少愆違為之變禮深自抑損若仰愧俯怍而不自安表儀若此四方訓之故湆卜之嚴齊

車之式所以敬天也居寢有常風雷必變所以畏天也將適公所齊戒沐浴洞洞屬屬事君如事天矣惟能事上斯能臨下宜登車之光輝如也君子者通上下而言之也鳴玉搢笏之義將引而伸之姑微倡其端比德之意雖同然隆殺詘伸理一而分殊矣自侍坐之始至禮成而退中間賜食侑食賜爵受爵醬齊之授尊罍之設皆有節法冠一也而品彙有差服一也而名制有别古者垂衣裳而天下治固百王所共

由也一或渝之聖人必著失禮之始聲其罪於萬世其諸春秋之筆乎冠冕弁服之既備於是秉笏束帶垂紳被韍動容周旋於禮之中行有環佩之音車有鸞和之聲禮之所興衆之所治外朝濟濟矣而内之命服皆有章百僚師師矣而童子之飾亦有節殺核之微而少長之後先賔主之辭遜無敢慢賜獻之頃而車馬之乘服服食之饋受不敢輕交際會盟各有攸當愛親事上而命呼之唯諾門闑之出入必謹君

大夫士而步武之疾徐几席之舒斂必中曲紾細行無一物不在禮聖人制之君子由之尊卑大小各安其分此禮義所以養人之欲也凡行容以下乃總結上文之條目舉凡言例必汲汲於廟與朝蓋先立乎其大者餘可概見也舉踵行坐莫非足容拱揖秉持莫非手容稱謂擯詔莫非言容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委蛇繁密略與少儀曲禮相似而玉藻閎深矣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鄭氏曰祭先王之服也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

孔氏曰自此至食無樂一節總論天子祭廟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明凶年貶降之禮天子玉藻者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藻之前後各有十二旒旒十有

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為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黄次玄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緑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説皆用白旒珠與古異矣天子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也延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為玄覆於冕

上出而前後冕謂以板爲之以延覆上故云前後邃延也但延之於板相著爲一延覆在上故云延冕也弁師註延冕之覆在上是也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廟司服及覲禮卷皆作衮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並具王制疏

長樂陳氏曰大裘之冕以質爲尚故無玉藻以其内心也衮冕而下以文爲尚故有玉藻以其外心也冕之爲制方其後而昂之則足以立不變之體而與萬

物辨圓其前而俛之則足以致無方之用而與萬物交表之玄也地道之所以升裏之朱也天道之所以降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方而昂之以象其升於北圓而俛之以象其降於南乃其所也然名之曰冕象其與萬物交者為主故也

延平周氏曰十二者天之數變化者天之道十有二旒所以則天數也龍袞所以體天道也仰有以則天數俯有以體天道然後為可以祭然服有六冕止於

五內大裘而外袞衣則雖祭天可也特以其對玄端而祭故龍卷為祭先王而玄端為祭先君

嚴陵方氏曰玉為德之美貫之以藻所以象君子以德為體以方為用也冕必旒所以蔽明而示內視也後亦設之者有戒慎乎其所不覩之意旒以十二為節則天數故也惟天子為能備天數也邃延用以覆之弁師所謂玄冕延紐左氏所謂衡紞紘綖皆言是耳延則以前得名邃則以後得名而旒之十二前後

各垂故曰前後邃延升皆不言邃者冕既以俛得名則延固可以該邃矣其他先邃而後延者邃之方則不變之體延之圜則無方之用先邃而後延從體以起用也龍卷蓋九章之服周登龍於山則龍爲首章故主於龍而名之夫龍之爲物升降自如不見制畜變化而不可知天之所以爲用者也以周官司服考之自享先王而上皆袞冕惟祀五帝而上則襲大裘於內耳

馬氏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服飾於下陰也故有六衮冕則圓於上陽也故止於五冕止於五則大裘而冕與衮冕一矣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享先王則服衮而已周官於祀昊天不言衮則用衮可知也記於龍衮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冕衮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山陰陸氏曰天子用全故曰玉藻即若諸侯有非玉

者矣據璿玉二采龍卷舉重諸侯玄端以祭舉輕相備也

賈氏曰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此據衣服若諸侯建旂則畫交龍升降俱有儀禮疏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鄭氏曰端當為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為國門也天子廟及路

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孔氏曰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按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鄭註知端當為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按宗伯實柴祀日月

星辰則日月為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故也

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采謂衮冕也春分日

長故朝日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朝事儀云帥朝侯朝

日於東郊故知東門是國城東郊之門也孝經緯云

明堂在國之陽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按考工

記云夏后氏世室鄭註云謂宗廟殷人重屋註云謂

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

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月令孟春居青

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論語曰告朔之餼羊註云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按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在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也

橫渠張氏曰據玉藻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

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嚴陵方氏曰經有曰玄冕有曰玄冠有曰玄端何也葢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為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為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玄冕者也玄端而居則是加玄冠者也聽朔亦玄冕者敬朔事如祭故也日生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即明堂是也必曰門之外者亦猶迎氣

之於郊與

馬氏曰周之朝日王搢大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載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黃鍾大呂雲門而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概同矣服不以袞冕而以齋燕之玄端祀羣小祀之玄冕豈禮所謂稱也國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而虞以大采為五色之繅藉而其服則袞其說是也然記稱朝日以玄端蓋非周

禮也鄭氏易玄端以玄冕誤云周禮也覲禮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祀日於南門之外祀月於北門之外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然朝日非不於南不載於記夕月非不於西不見於覲禮日陽也以始事為功而主於東月陰也以終功為事而主於北故也夫告朔告於廟聽朔聽其事告朔春秋所謂朝廟是也聽朔春秋所謂朝覲是也天子告朔於廟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告朔於廟而已尊卑之辨也蓋告朔於廟明其

受之於祖也聽朔於南門之外明其受之於天也

山陰陸氏曰玄端玄端而冕謂之端以齊制名故齊服有玄端素端玄端而冕冕服之齊服也玄端而冠冠服之齊服也端冕亦或謂之玄冕玄冕齊戒是也

荀子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茹葷則端冕以齊明矣玄端而冠玄端而冕雖曰齊服然或服以祭亦服以朝服窮則同故也據士祭以玄端諸侯祭以玄端又天子玄端而朝日士玄端莫夕於朝之

服南門大廟門也據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考工

記曰門堂三之二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鄭氏曰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

寢門終月

孔氏曰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按大

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

竟一月所聽之事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嚴陵方氏曰

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

嚴陵方氏曰夫左陽也為正右陰也時出佐陽而已闔門左扉而由其右以積分者非正故也且開明而發開暗而用者扉之常也今於開明之時而用其左亦以閏月之所居非常故也以居而為之位故曰立于其中

延平周氏曰左扉即路門之左扉也左為陽陽主動

故闔左扉者有居門終月之意

馬氏曰歲月日時有常也而閏之積則無常當之居有常也而門之開合則無常天下之理有常者必待無常者而後備焉此王所以閏月居門也昔勾踐伐吳闔左扉而填之以土先儒謂閉陽開陰亦是意也月令言闔扇而此言扉者蓋木曰扉葦曰扇闔門扇扉之合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

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鄭氏曰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水為上餘其次之

孔氏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故著朝服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餕朝之餘食餕餘之時奏樂而食餕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按鄭志趙商問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三牲備與此禮數

不同者鄭謂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與周禮或合或否周禮六飲此五飲亦非周法也

嚴陵方氏曰以禮朝之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餕朝之餘不別改造不敢厚於所養也奏而食周官膳夫掌王之食飲以樂侑食正謂是矣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奏樂而食則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日少牢朔月太牢則所以為豐儉之節且重朔故也前於朔言聽此於朝言視何也聽

主有所受於上視主有所明於下味以淡為本上水則貴本故也以至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者亦此義也以水為上則飲為次矣以清為上則濁為次矣故以漿酒醴酏為之序其名義已見內則解

沙隨程氏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黈纊塞聰亦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袞冕為然欲其專精神以饗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旒纊之有哉

延平周氏曰皮弁之服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用皮者

貴自然也衣白而裳素者貴其潔且明也蓋君之於朝當體於自然又欲其潔白於已而明於事也故皮弁以日視朝所謂體其自然與夫自潔於已而明於事者則無終日之間違之故皮弁遂以食日中而餕者約於自奉者也奏而食者非特侑之而已且又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日少牢朔月大牢者重其始也膳夫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司樂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則所謂鼎十有二

物者豈非朔月大牢者乎蓋十二鼎者禮之至隆而無以加者也水漿醴酏以酒為主故其所言如此然考於周官之六飲則不同者豈非夏殷之制乎山陰陸氏曰日中言奏而食則夕食不以樂侑然猶祭也故曰夕深衣祭牢肉牢肉雖非特殺亦非日中所餕之餘餕餘不祭周官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此云王日少牢朔月大牢則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用少牢與朔月月半然後三牲備爾蓋鼎十有二不必皆

大牢亦禮君無故不殺牛則王雖尊不應日殺然則

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

大牢舉謂朔月月半以盛者言之也所謂三酒上玄

酒五齊上明水則三酒外有玄酒五齊外有明水令

曰五飲上水則五飲有涼可知然其目不言略之也

且水涼無厚薄之齊涼雖上水亦幾於水矣天子言

飲諸侯言俎簋飲養陽氣食養陰氣也天子言日中

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善言上也天子

言奏而食諸侯言稷食菜羹亦善言上

馬氏曰禮俎生魚而麷麤羞先黍稷而飯稻粱疏布尊於䊾黻槀鞂尊於莞簟煎鹽貴於醯醢鸞刀貴於割刀以至大羹先鉶羹大圭先瑑圭素車先飾車緇布先冕而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皆五飲上水漿之意也蓋物之養人也無窮而人之逐物也無窮聖人有憂之故凡行禮之際以器皿之本素而無文飲酒之本淡而無味於是貴上之使人薄文以厚本御

性以反樸則無敗度之過矣

金華應氏曰皮弁以食敬且質也日中而餕簡且約也日少牢崇其儉也朔月大牢敬其始也或者見周禮膳人膳用六牲鼎俎十二之說且疑諸侯所奉當半天子而朔月僅為五俎四簋相去遼遠遂以為此篇所說為異代之制是殆未深考周官之說夫食用六穀膳用六牲與夫醬用百有二十罋不言其所實之物初不拘於大牢也特其所用不出於此且於此

數者之中隨物而用之耳豈必盡物而用之哉若夫鼎俎之十有二就其想象而為之註釋爾楚觀射父之所謂舉者亦記其舉之大者爾若常日一舉之數亦有所不必言矣故竊以為王鼎俎十有二者乃日食常膳之彌文而未必備也諸侯五俎四簋者乃朔食之定數而不容虧也記禮者皆記其所見必不差也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

聲之上下

鄭氏曰天子服玄端燕居左史右史所書春秋尚書其存者瞽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

孔氏曰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左陽陽主動故記動尚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右是陰陰主静故也周禮有内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者按周禮大史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

其君是大史在君左廂記動作之事則大史為左史也周禮内史職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傳云王命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語之事在君之右故為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内史友鄭註掌記言記行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註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内史闕故也春

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是也御者侍也瞽人審音使之侍側幾察樂聲上下哀樂防君之失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

馬氏曰玄所以體道端所以正德其制則先儒謂士之玄端身二尺二寸袂長如之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理或然也玄端齊服也而天子燕居亦服之者蓋先王之禮入虛如有人燕居如有神

此所以不愧屋漏也動見於貌言發於聲貌於時為春陽也故左史書之言於時為秋陰也故右史書之周官大胥於春歌之時合舞於秋詠之時合聲其意亦若此也行止在君而侍焉者御也即動之微而察焉者幾也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上下雖殊而憂樂之聲均有焉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憂聲之下者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憂聲之上者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樂聲之

下者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樂聲之上者也有史以書言動則上無過失有瞽以幾聲音則下無匿情如此則禮樂交修而天下治矣

長樂陳氏曰玄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袪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甲祭及餘衣之袂侈則玄端之袂端可知矣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

樂此施之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旣冠易服服玄冠玄端内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公西華曰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宫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蓋玄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為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玄端是也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為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内則事父母端韠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記曰齊之玄也以

陰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玄齊之端衣亦玄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玄端也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冠者服玄端雜記公襲朝服一玄端一襚禮自堂受玄端則朝玄端異矣玄端皆玄裳或黄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氏下文註云朝服冠玄端素裳此説無據禮書 又樂書曰周官典同言高聲硍下聲肆正聲緩則所謂中聲者非高而硍非下而肆一適於正緩而已葢樂以中聲為

本而一上一下非所以為中也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蓋本諸此然則御於君所之瞽其察樂聲有不以中聲為量乎今夫齊音敖僻喬志則聲失之高而上者也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者也上非中聲也下亦非中聲也御瞽在所幾焉若夫不上不下而要宿於中則中和之紀於是乎在尚何幾察為哉有瞽以幾聲樂則人主無流湎之心矣

山陰陸氏曰諸侯言夕深衣舉輕天子言卒食玄端

而居舉重互相挾則天子夕亦深衣諸侯卒食亦玄端而居左史右史諸侯亦應如此諸侯言行或愧於書天子言幾聲諸侯言定體善言上幾聲精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於事則無為而其所有為者言動而已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御瞽幾聲之上下

慶源輔氏曰玄端而居如是然後儼然人望而畏之有左史右史以書言動天子諸侯言而世為天下道

動而世為天下法宜也故如是書之豈曰有所禁止之哉魏文侯云鐘聲不比乎左髙雖曰失其職然古意猶存也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鄭氏曰自貶損也

孔氏曰司服云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此是天子諸侯罪已之義素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互文也若其臣下即不恒素服唯助君禱請之

時乃素耳故司服玄端素端註云為札荒有所禱請也

嚴陵方氏曰憂民之憂而以喪禮自貶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所以應天者雖以實不以文然文者亦在所不廢

馬氏曰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焉不成則虧而饑饉至焉周官司服大荒素服大司徒荒政蕃樂大司樂大凶弛縣雜記凶年乘駑馬皆憂以天

下故也然食雖無樂飲酒蓋有樂矣曲禮曰歲凶非

飲酒不樂

金華范氏曰自天子玉藻止食無樂此天子之儀人主天下之元首而頭容必比德於玉豈徒莊其首哉十二天數也旒必象焉變化天道也龍卷象焉尊祖配天以是而祭可以對越上帝來格祖考矣東者日之所出向明而治閏必變而從時皆天道也皮弁以食順以質也餕食之餘自損挹也日少牢崇儉也朔

月大牢敬始也朔言聽受命於天也朝言視中以觀
天下也五飲水之為上原本而反始也燕居而齊服
戒謹恐懼於不覩不聞也言動有書豈曰有所禁止
哉表儀天下也幾聲以察治忽聲音與政通唯樂不
可以偽為也年不順成遽自貶損憂以天下禹湯之
罪己也吁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口之於味也四
肢之於安佚也誰獨無是心哉況享天下之奉乎先
王之視聽言動莫不養之以禮視朝聽朔明目達聰

示法於人受命於天飲必上水而淡薄之為貴食必奏樂而非僻無自而入齊服以燕處端冕以事鬼神一衣服飲食動作起居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故雍雍在宫肅肅在廟安而行之周旋中禮此聖人之於天道也豈勉强而然耶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

鄭氏曰玄端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諸侯祭宗廟之

服唯魯與天子同裨冕朝天子也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皮弁下天子也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内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

孔氏曰自此至同庖一節論諸侯自祭宗廟及朝天子自視朝食飲牢饌之禮與天子不同之事鄭知玄冕祭先君者與上龍卷以祭其文相類也玄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鄭知端當為冕也按明堂位君卷冕立于阼此謂祭

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也按覲禮云侯氏裨冕鄭註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是以總云裨冕聽朔天子用玄冕諸侯下天子故用皮弁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則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

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彛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鄭知朝服冠玄端素裳者按王制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註云玄衣即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論語云端章甫是也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黄為裳下士以雜

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雖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知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者以下文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故知此路寢門外朝也知天子諸侯皆三朝者大僕掌燕朝之服位註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正朝儀之位註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掌外朝之法註云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

外朝司士為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每日視朝是二也此但云內朝對中門外朝為內也文王世子云外朝者對路寢庭為外也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明知中門外別更有朝也諸侯三門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已具文王世子疏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頒其正朔於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其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餼羊告朔祭於大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延平周氏曰衣以玄所以體天道章以黻所以辨善惡加之冕則有俯而接物之象上有以體天道下有以辨善惡而又能俯而接物在天子為可以朝日而在諸侯為可以對先君故天子玄端而朝日諸侯玄端以祭夫君子慎其獨雖在燕居亦莫不欲體天道辨善惡故天子諸侯皆用玄端而居服有六冕止於五故大裘龍衮同冕是大裘龍衮之冕為尊而自降之龍衮而下其冕皆為卑故言裨冕者所以兼鷩冕

與毳冕也言朝者所以兼覲遇與宗也凡天子諸侯路門之外與其大廟皆為南門之外而天子聽朔必於路門之外諸侯聽朔必於大廟者正朔自天子出而諸侯則受其天子之所頒者也故天子聽於路門之外所以示其正朔自天子出也蓋路門者天子布政之所諸侯則聽於大廟者神之也朝服皮弁也以其為天子視朝之服故曰朝服周官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

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是天子視朝服皮弁則諸侯視朝亦皮弁也内朝治朝也諸侯之門雖殺於天子而三朝則同故以路寢之燕朝而對於路門之治朝則治朝為外朝以路門之治朝而對於雉門之外朝則治朝為内朝

嚴陵方氏曰玄端以祭與天子朝日之義同然諸侯以一玄端而祭者降於天子故也朝謂朝天子各以其爵之服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也諸侯聽

朔於大廟示受之於祖也諸侯受朔於天子而已乃云受之於祖者以已得受朔於天子由祖故也玄端祭服也皮弁朝服也天子以祭服聽朔者示受之於天故神之也諸侯以朝服聽朔者示受之於祖故明之也內朝亦曰燕朝以其別於外朝故曰內以其別於治朝故曰燕視於內朝者常朝也故以日言之

馬氏曰天子冕而祭皮弁而視朝諸侯裨冕而祭亦裨冕以朝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祭統曰夫人

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又曰君純冕立於阼階夫人
而言之則諸侯祭以裨冕可知也謂之裨冕者公之
服甲於大裘侯伯而下又甲焉故也鄭氏以玉藻曰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而朝遂易玄端為玄冕而謂諸
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然則祭統所謂純冕
卷冕者豈皆魯禮乎且周諸侯之衣服禮儀皆以命
數為節而諸侯相見亦用朝王之圭藉豈祭不以朝
王之裨冕特降之以從玄冕乎殆不然矣公西華曰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則端玄端也章甫殷冠也
曰端章甫則以衣名冠殆末世之俗變周之文從殷
之質故孔氏冠章甫之冠而公西華亦以端章甫為
禮此記者所以有玄端以祭之說也或曰諸侯朝祭
以裨冕荀卿則曰大夫裨冕以其冕止於大夫故也
周禮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
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
山陰陸氏曰玄端玄端而冕諸侯冕而祭於公玄端

而冕祭於己據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然則
玄端雖冕異於玄冕玄冕纁裳玄端而冕玄裳特牲
主人冠玄端不言玄𧟄裳或素天子言門諸侯言大
廟言內朝斥近不敢以言天子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鄭氏曰辨色始入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别
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孔氏曰應門之内則路門之外諸侯中門爲應門外又有臯門此經據君釋服故鄭云服玄端若卿大夫釋服服深衣也

長樂陳氏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也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

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衆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

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令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禮書

嚴陵方氏曰辨色者將旦之時將旦則陰陽於是乎

分以辨色而入則以極辨為事故也視大夫退然後敢退示與之均勞逸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是矣

慶源輔氏曰言始入不必早言視之不敢緩使人視大夫所以體羣臣也必如是故天下為一家君臣為一人

長樂劉氏曰大夫有政不敢自達者必入路寢之朝以請於君也故大夫未退則君不敢適於小寢古之

君臣同心同德以憂國事而君不敢恃其尊大以自暇逸三代之臣所以忠厚勤瘁於後世葢有所自焉

山陰陸氏曰釋服葢服玄端若天子退而釋服葢亦服此及食又服皮弁據又朝服以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鄭氏曰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也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

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二簋而已稷食菜羮忌日貶也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

孔氏曰上天子云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釋服至食時又朝服互相明也三俎鄭約特牲禮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為小段而祭之故鄭云異於始殺也以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言日中諸侯言夕挾天子日中故云互相

挾也五俎鄭約少牢禮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為五此人君所食故無膚有腸胃也詩云每食四簋註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也以此推之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按公食大夫禮簠盛稻粱此用簋者以常食異於禮食若禮食簠簋數更多也稷食以稷穀為飯食飯也以菜為羮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後王以為忌也夫人與君同庖舉

諸侯天子可知

講義曰朝服以食以見一國之奉亦不可忽也

嚴陵方氏曰牛羊豕為大牢羊豕為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者或羊或豕而已日食特牲下文言祭牢肉止言牢而不言少則不必具羊豕矣祭肺則明堂位所謂周人祭肺是矣深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焉祭牢肉則以夕食非始殺故止於肉而不必肺也周官膳夫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氏謂燕食有魚鳥之膳非祭朝之餘此言日中與夕則燕食爾而曰祭牢肉者由周以前質略故也朔月少牢固以降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牛故也俎以薦魚肉則天産也故用陽數之奇簋以盛黍稷則地産也故用隂數之偶五俎四簋則以朔月故倍常也君之常膳非不以稷為食特以稻粱為上而稷為之次爾非不以菜為羹特以雞犬為胾而菜為芼爾令乃食止以其次羹止以其芼則以

疾日當自貶故也夫人與君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

山陰陸氏曰深衣敘祭牢肉之上則夕亦以此食矣

天子言卒食以居諸侯言夕深衣祭牢肉相備也相

備而天子言玄端亦言之法所謂朝玄端夕深衣如

此夕燕居之時也雖天子亦深衣易曰君子以嚮晦

入燕息若端朝事也

長樂陳氏曰深衣以其深而有静意而夕者離陽之

動而復陰之静故於是時則服以象之也

馬氏曰春秋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學則飲食之約也宜矣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又檀弓言子卯不樂皆謂此也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鄭氏曰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為翦翦猶殺也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或論天子或論諸侯或論大夫士所為尊卑之異隨文為義無復總别大略此經謂

諸侯也無故不殺羊亦諸侯大夫也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鄭註祭祀之屬者若待賔客饗食亦在其中矣弗身翦謂尋常祭祀之事則身自為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封羊擊豕是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是乃仁術也庖蓋宰殺之所厨蓋烹飪之所

山陰陸氏曰踐讀如字血氣之類蓋若螻蟻吾能弗

踐而已不能禁人使勿踐也故曰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若行葦周家忠厚之志豈一日之積哉

慶源輔氏曰君可以殺牲矣猶無故而不殺仁之至也遠庖厨不得已也於得已焉雖蚍蜉之微弗身踐也

金華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厨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鄭氏曰君不舉者為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君衣布以下皆為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搢本去珽荼佩士笏是也士以竹為笏飾本

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

孔氏曰此經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經直云八月不雨不云初不雨之月鄭必知是子月者以周之歲首陽氣生養之初又文十年有自正月不雨之文故據而為說衣布者身衣布衣也君遭凶年搢挿士笏關謂關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税以其凶年故不課

税山澤但遮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損傷於物不賦斂也土功不興謂人食不得滿二鬴之歲若人食二鬴則猶興土功也故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廩人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年猶有一日之役

長樂劉氏曰洪範庶徵三代之明訓也五氣雖出於天時克使來備弗失其和乃根乎五事是故三月之內一極備一極無則天下莫足勝其凶咎矣君人者

知其由已之致也反躬自訟不御正寢不進常膳食不舉樂春秋所以書正月至于七月不雨或書大旱或書大雩或書又雩皆因其違禮違天之實迹書以見其咎徵也三傳弗達聖人之意乃曰不為災故不書旱豈有不雨者七月而不為災則咎徵明訓適為虛語矣此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者後儒惑於三傳不然則誤且謬矣

嚴陵方氏曰禮器曰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則不

雨而不舉亦宜矣殺牲盛饌曰舉以尊者唯盛饌乃可以舉故也周官均人云凶札則無力政所謂土功不興也無財賦所謂不租不賦也

馬氏曰春秋書不雨者七大旱二雩一大雩二十其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者三蓋不雨而為災則書旱不為災則書不雨求而得雨則書雩而此言至于八月不雨者春秋紀實以刺譏而禮明理以示教也蓋天之氣猶人之氣人之血脉長於少充於壯而耗於老

則天之雨澤滋於春滂於夏涸於秋理固然也古人所謂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月令亦於八月言水始涸以明水涸由此而始則至于八月不雨者終無雨而萬寳莫期乎成矣此君所以不舉禮曰天地有災則不舉不雨而雖未為災有志乎民而憫之者其可以盛饌自若乎喪服以布士笏以本衣布所以致憂搢本所以自貶不租不賦所以寛民財司關凶札則無關門之征是也土功不興所以寛民力司

徒荒政弛役是也關以通陸梁以通川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凡税斂掌郊言九税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載師言賦而繼之以税則税者以地取之也征者以正取之也斂則收而聚之賦則取而布之租則取之不可以悉税者取之以道征者取之以義斂者取之事賦者取之法租者取之戒其言不同相備故也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馬從之也王制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則非

特凶年然也蓋王制所言異代之禮

延平周氏曰至于八月者自建寅之月至建酉之月也春秋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者三蓋魯之正朔也故自建子之月至於建午之月不雨者不為災也此言至八月者以正歲言之也正歲至于八月則為災矣故君不舉樂至于年不順成則不特不舉而已而又衣布搢本租以禾為主賦以兵為主然斂取而有用之者皆賦也

山陰陸氏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天子亦爾而不言不雨如此非所以言天子也不言不雨至于八月望雨之詞也據春秋文公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八月言搢本而已則用士笏明無象飾

金華范氏曰自諸侯玄端以祭止不得造車馬此諸侯之儀耳目手足肢節脉理皆有屬而後知心之為尊公卿大夫士庶牧圉各有常分而後知天子之尊天子之冕以大裘諸侯之服曰裨冕天子聽朔南門

之外示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祖之得於天子者也天子以祭服聽朔諸侯以朝服聽朔皆有等差矣諸侯知尊天子然後大夫知有諸侯臣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大夫大夫夙退毋使君勞愛君也君視大夫大夫退乃敢釋服體羣臣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牢肉此禮之常也而皆有區別焉

慶源輔氏曰土功謂築城壘浚河隍大夫不造車馬

則君不得為宮室可知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鄭氏曰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坼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孔氏曰此一經論君卜龜所定之異按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

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定之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秋用靁之屬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周禮占人註云墨兆廣也但坼是從墨而裂其旁岐細出謂之為釁坼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註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釁也是大坼稱為兆廣小坼稱為兆釁也君定體者謂五行

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甲者視小也

嚴陵方氏曰卜必用龜而龜有名物之異龜定矣必用墨而墨有大小之異墨定矣必有體而體有吉凶之異又不可不定焉若龜人掌六龜之屬所謂定龜也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所謂定墨也衛風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所謂定體也然周官言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尊

甲之序言此以先後之序言故也

新安朱氏曰占龜土兆大横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周禮曰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或曰木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横吉大横庚庚庚庚是豹地恁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

延平周氏曰定墨定其食否若書謂惟洛食是也定體定其象而已周官言占者以神此言定者以人

馬氏曰卜人定龜周禮所謂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是也史定墨周禮所謂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是也君定體如曰體王其罔害詩曰體無咎言是也凡龜作之而後坼坼而後墨與色可知坼有微明墨有大小色有善否然後君定體斷吉凶則衆占備焉與周禮所謂以輔衆志同意君占體與所謂蔽謀同意何則明謀之於人幽謀之於鬼其義一也

金華范氏曰卜史之職至微也而典禮所甚重先王聰明知識非不超乎萬物之表也凡作大事謀及羣臣庶民亦可謂曲盡人謀矣然必建天地陰陽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此篇言天子諸侯敬天尊祖之大節而以龜卜繼之禮意所寓深矣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

犆

鄭氏曰幦覆笭也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羔幦虎犆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笭即式也但車式以笭爲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註云轛式之犆者衡者也此云幦覆笭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又周禮巾車作𧜀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幦是覆笭者少

儀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辟是也鄭註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寀皇氏曰君謂天子諸侯也詩云淺幭以虎皮為幭彼據諸侯與玄袞赤舄連文則亦齊車之飾此用羔辟者當是異代禮

長樂陳氏曰此言車上之軾而乘者所憑以為敬也軾之制有衡以横乎上有輢以直乎下辟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辨則虎以其威猛而有義

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禮也鹿以其善接其類而有仁也豹之於虎其為威小矣齊於朝其為禮與矣故諸侯覲王虎淺辟齊則羔辟虎飾而已士之齊車鹿辟豹飾則朝車之辟與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辟豹飾者屈於君故也王於始宅宗之時以守先王之所傳者為貴故禩用犬喪則與人辯稍吉則與人接其接之淺矣故禩用鹿淺見周禮

嚴陵方氏曰言朝車於大夫士之間則知兼大夫言

之也承君之下不言朝車則知君之羔幦虎犆以齊而不以朝也宣王賜韓侯鞹鞃淺幭者謂虎皮淺毛亦虎犆矣蓋天子之所賜不必諸侯之以朝故也周官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則此所言羔幦虎犆者豈非金路象路乎齊右謂金路為齊車蓋取其有齊莊之心其言掌祭祀會同賔客前齊車而祭祀在其中則王固以金路齊也言王如此則同姓從可知言同姓以金路則異姓以象路可知由此推之大

夫之車則墨車是也士之車則棧車是也然臣以齊

車而朝則敬君如神也

馬氏曰周禮以金路祭祀會同賔客謂之齊車而其

辟無所經見荀子曰絲末彌龍所以養威此天子之

辟也然羔辟虎犆殆諸侯之禮與羔之為物羣而不

黨德也乳而能跪禮也鹿之為物飲食相呼仁也患

難相捍義也虎豹之為物動則有威武也體則有文

明也人君以德禮為貴故齊車用羔人臣以仁義為

貴故朝車用鹿至於文武者君臣所兼用而大小降殺不同故君則用虎臣則用豹蓋車有式則有幦而式固有衡者有犆者於羔鹿言幦則知虎豹之犆亦幦於虎豹言犆則知羔鹿之幦為衡也然衡必用羔鹿犆必用虎豹者夫德禮仁義者人之所憑而文武者所以立德禮仁義而已齊車如此則心其有茍慮手足其有茍動乎

山陰陸氏曰豹犆一也而大夫士異言之則其大小

麤縟有不同馬君不言車凡車如之也大夫士言齊車嫌齊而已故車間言朝

禮記集說卷七十三

禮記集説卷七十四

宋 衛湜 撰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鄭氏曰當戶鄉明也東首首生氣也衣服冠而坐敬天怒也

孔氏曰自此至光矣一節明卿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君之義

嚴陵方氏曰凡戶必面南而啓居恒當戶則向天明故也孔子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加朝服

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

山陰陸氏曰言興敬也興非夜之事衣服冠具言之亦敬也亦言之法

金華應氏曰陽明温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興寢必常對之所以順其常風雨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

其變若夫天子諸侯飲食起居之節未嘗不順其常而特自貶損於年不順成者亦所以敬其變也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

鄭氏曰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為羞籩豆之實絺綌刷去垢也杅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也連猶釋也進飲亦盈氣也

孔氏曰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潘汁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此大夫禮人君沐靧皆粱也樿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為除垢膩故用白理澀木以為梳沐已燥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機謂酒也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機知進羞非庶羞者庶羞為食而設今進酒而設羞故知是羞籩羞豆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以新沐體虛補益氣杅浴之盆也出杅浴竟而出盆也履踐也蒯非草

席澀出杅而脚踐履澀草席上刮去垢也連用湯者釋去足垢而用湯䦨也

嚴陵方氏曰樿與禮器樿杓之樿同機者福之先進機猶言上壽耳進羞則以庶羞薦之工乃升歌則以樂侑之也上貴而下賤絺精而綌粗上絺下綌則用之各以其稱也杅以木為之蒯茅類蒯澀而蒲軟用湯謂用以洗足浴既用湯又用湯以洗足故曰連連之為言續也進飲而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殺於沐也

君子於一沐浴之間未嘗不以禮而况重於沐浴者乎

延平周氏曰鵜羽之詩先言稷後言粱故沐稷而靧粱所以别其賤與貴也既沐而升歌所以作其陽也既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也

馬氏曰内則子之於親聘禮館人之於賔皆三日具沐五日具浴葢禮以情制徳以禮作君子知彈冠振衣於其外則必浴徳澡心於其内也進禨與羞所以

盈其虚進酒所以滌其煩禮以樿笄爲惡笄象笄爲
美笄而沐用樿櫛髮晞用象櫛貴象故也
山陰陸氏曰機讀如越人機之之機進機猶進祝也
詩曰如幾如式連行用湯潔身而進者宜如此髮晞
自晞也晞身使之晞也
慶源輔氏曰用巾以除背垢履蒯席以洗足然則古
浴不以人沐浴在身之重事也故著其法如此衣布
如今之浴衫古所謂明布也晞身乃屨屨服之末進

屨則衣服皆舉矣故進飲焉

金華應氏曰日必五盥於其間而沐浴焉則所以滌其垢而致其潔養其和者亦無所不至也沐則先稷而後粱其櫛則先樿而後象浴之巾則下用綌而上用絺其席則先用蒯而後用蒲大抵整治之初則先用其粗者蓋垢汙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及其整治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

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鄭氏曰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為失忘也玉聲玉佩也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

孔氏曰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寀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或云有地大夫故用象以笏書此思對命三事也既服者著朝服已竟私習儀容又觀容聽已珮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適也煇光儀也習儀竟行出至已

之私朝揖其屬臣煇如也揖竟出登所乘之車有光煇也而往適君朝矣

嚴陵方氏曰齋戒故居外寢沐浴以前期為之故曰宿公所蓋王朝也侯國乃私朝爾故後言私朝以此凡有朝必有所於公言所於私言朝互相備也且古之人將有所思也必先齋將有所為也必先戒既齋戒故書思對命謂書已之所思於笏以待對君之命也史掌官書以助人為事故史進之習容謂習見天

子之容也右徵角左宮羽所謂玉聲也進則揖之退
則揚之然後玉鏘鳴所以觀之也觀則示之之謂方
其揖私朝則服與玉而已燦然之文尚少也故以煇
如言之及其登車乃有車馬旗旌之飾故以光言之
馬氏曰孔子之於哀公三日齋而後請伐齊管仲至
堂阜鮑叔披而浴之三然後見桓公諸侯之於王畿
泰山具朝宿之邑皆以湯沐名之則人臣見君之禮
可見矣蓋諸侯朝王之禮也先儒以為大夫見諸侯

之禮豈非慼於公所而為之説乎

山陰陸氏曰言宿齋戒則戒亦宿也然則將適公所齋戒同日書思對命言書所思對所命適公所若今上殿矣習容觀為有觀之者習玉聲為有聽之者

新安朱氏曰笏者忽也所以備忽忘也漢初有秉笏奏事 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為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

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鄭氏曰珽亦笏也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

炤諸侯謂笏為荼荼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為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方正於天下示已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也下文云天子以球玉故鄭知此珽亦笏也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玉人文彼註云或謂之珽引相玉書證珽是玉餘物皆

光炤外珽玉光自炤於内内含明也荼前詘謂圜殺

其首後直下角正方降讓於天子故前詘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方正

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

之故荼必前詘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

為陪臣故笏必前詘後詘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

飾之以象疑亦前詘後直歟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

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

聘益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荼大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車天子諸侯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宫大夫以下曰寢　禮書

嚴陵方氏曰玉之廷者為珽左傳衮冕黻珽是矣廷故直直故方方故正方正者以其直而無所詘於天

下也故天子搢之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也詘地道也天子體天道故無所詘諸侯進則勢詘於天子故前詘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後直大夫進則詘於天子退則詘於諸侯故前詘後詘以示其無所不讓也搢謂搢之於紳也典瑞言王搢大圭是矣搢之於紳則服之也服之欲其識而勿忘故也言天子如此則餘可知矣

馬氏曰天子朝諸侯盭執冒圭搢珽圭冒圭四寸所

以冒四方珽圭六寸所以統六服而珽之體方正則方正者以其有所臨故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則執冒而搢珽執鎮圭而搢大圭長短適宜此禮所謂稱也先儒合珽大圭以為一蓋惑於搢大圭搢珽之文而為之説也

山陰陸氏曰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六寸大圭杼上終葵首讓於天也讓於先王也珽珽而已無所詘焉蓋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以朝日以饗先王

執冒搢珽以朝羣臣以見諸侯仁以冒之義以臨之諸侯稱荼猶天子稱珽荼紱也言詘於天子而已大夫無所不讓是以不得謂笏為荼珽義也荼仁也笏禮而已故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言御則進退遲速有在我者矣大夫以下謂之笏而已今此不言笏言無所不讓笏非所言也前詘躬其上而已前後詘上下躬也鄭氏謂前詘圜殺其首後詘又殺其下而圜誤矣

延平周氏曰以其無所屈故曰珽以其為圭玉之大故曰大圭以其記事則無忽故名之曰笏荼即鴟鴞所謂捋荼者也蓋荼者茅秀也捋之可以為巢秀者象其有成徳為巢則象其能養物諸侯有成德而能養物故笏飾以荼笏飾以荼猶玉飾以蒲也天子無為者也以內心為主故珽無飾諸侯有為者也以外心為主故飾以荼大夫則於諸侯為不足故無飾益天子則以飾之無足以稱大夫則以德之無足以飾

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鄭氏曰引卻也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登席升必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几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者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為汙席也

孔氏曰自此至側尊用禁一節廣論臣侍坐於君之

儀并顯君賜食賜酒肉飲之節兼明與凡人飲食之
禮侍坐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側席不退謂旁無別
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
之黨黨屬於鄉在鄉之旁今借為喻言臣侍君坐若
不退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黨謂君之親黨則
君命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卻引而離君之親黨坐
君親黨之下也失節而踐為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
升是躐席也案鄉飲酒禮賔席于戶西以西頭為下

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為下賔升席自西方註云升由下也又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若賔則升降皆由下也徒坐空坐也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又解席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

嚴陵方氏曰侍坐則必退席者不敢與尊者並故也

雖不退席猶須引身而去君之黨以避之於其黨如此則於君可知矣登席不由前為躐席者席以前為正故登之不由前曲禮言趨隅者以此躐踐也躐者之所逐無所顧而踐焉故謂之躐先儒謂失節而躐為躐者以此夫趨席之隅非不踐也特由前而登乃失節爾故曰為躐席徒坐不盡席尺徒坐即曲禮所謂虛坐是也

山陰陸氏曰引而去君之黨言不敢近尊也若讀書

而食則齊豆當遠席恐汙妨復讀也

金華應氏說見君若賜之爵章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鄭氏曰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忠孝也俟君食而後食若有嘗羞者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

孔氏曰自此至從者一節論人君賜食之禮祭祭先

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祭又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先飯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示行臣禮為先嘗食之義也嘗羞畢歠飲以俟君飡臣乃敢飡也禮食未飡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也若有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若使膳宰自嘗羞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巳

乃食也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也

嚴陵方氏曰於飯曰先於羞曰嘗互言之耳食必先嘗臣子之職所當然也凡飲必先飯而後食故飲而俟君食而後食也飯飲謂飲飯之湆將食也

山陰陸氏曰雖不嘗飯猶飲而俟著非故為味也即漱嫌慢先飯為君嘗食今後飯以有嘗之者矣故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然則侍食雖衆其嘗食常卑者一人先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鄭氏曰羞近者辟貪味也順近食者從近始也覆手以循咡已食也飧勸食也君既食又飯飧不敢先君飽也三飯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執飯與醬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

孔氏曰君命之羞猶是君所不容者也雖君已食已

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為貪好味也品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者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嘗遠者且從近始也君未覆手不敢飱侍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穀粒汙著之也飱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飱以勸助

令飽實使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飧者君食畢竟而又飧則臣乃敢飧明不先君而飽也三飯謂三度飧也君饌已徹則臣乃自徹已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謂不客者若君與已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已之從者也故公食大夫禮賓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註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是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徹飯齊以授相者相者謂

主人賛饌者若賔主敵則徹於西序端公食大夫禮親徹是也

嚴陵方氏曰品嘗與膳夫所謂品嘗食同義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則不敢有所擇也必順近食與羞近者同義覆手謂釋已梜也方其用已梜而食則致爪掌焉及釋而不用則覆手而已飧夕食也先儒以為勸食者葢朝食為一則夕食為再以勸之使食故因謂之飧也君未覆手不敢飧食者待君一食之竟然

後敢勸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飡者三飯也語有三飯之樂師非謂是歟

山陰陸氏曰飡卒食也一日三食以是為卒一食三飯以是為卒故曰飯飡者三飯也又曰夕食為飡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傢卑

鄭氏曰不盡食不飽謙也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為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

孔氏曰此一節以上文明侍君之食因明凡人相敵為食之禮凡侑食不盡食者明勸食于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者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皆謙退不敢自足也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傺厭也若祭水漿為大厭降卑微有所畏迫也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故知臣於君祭之也

嚴陵方氏曰侑食謂勸侑人食也雖勸人食之使足

而已不敢自足也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飲食之宥祭非特仁鬼神亦所以重其食水漿祭之則失於自倸卑矣倸卑薄也不祭水漿特於敵者設爾於尊者則又不得不祭焉此於首言凡侑食則不主尊者可知

山陰陸氏曰若祭為已倸卑釋唯水漿不祭食於人不飽釋侑食不盡食上言凡有食下言君若賜之爵則水漿不祭葢通上下鄭氏謂臣於君則祭之誤矣

若公食大夫宰夫執觶漿以進賔坐祭遂飲漿非此漿也

慶源輔氏曰孔子説食於人不飽禮也孔子食於少施氏未嘗不飽飽少施氏之徳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虚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鄭氏曰洒如肅敬貌洒或為察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油油說敬貌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隱辟俛逡巡而退著屨也

孔氏曰自此至用禁一節論臣於君前受賜爵之禮在君前先飲者示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與相者示不敢先君盡爵此謂朝夕侍君得賜爵者若大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云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則先受而後再拜又下云至

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若燕禮非唯三爵而已洒如者謂顔色肅敬如似洒然也二爵顔色稍和故言言斯油油者言侍君小燕唯止三爵顔色油油然敬故左氏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坐跪也初跪説屨堂下為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廵隱辟而著之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案皇氏曰讀言為誾義亦通

慶源輔氏曰特言君若賜之爵則非禮食可知越席

再拜稽首受者超越過衆席而拜受於尊所也反登席而祭之

嚴陵方氏曰色洒如謂色如洒而悦澤也三爵特嘗飲爾若大饗之爵則不止於三退則坐取屨者以進既解屨登席故退則取屨納之也隱則不顯辟則不正隱辟而後屨與就屨跪而屏之於其側同義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以順手足之便也

馬氏曰考工記一升曰爵三升曰觚自觚至散其量

有差而此特言爵者蓋爵者觚觶角散之總名故也君之賜爵所以致恩臣之受爵貴於至敬此所以三爵而油油以退也若夫湛露之燕諸侯至於不醉無歸燕禮之燕臣至於無算爵是又禮之大者與此異也士相見禮言君賜之爵退則隱辟而後屨君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而其出至於三辭此不言者記其略也

山陰陸氏曰斯禮已句言過此禮或少弛矣故易曰

觀盥而不薦詩曰崇墉言言言大也有閑衛而大也

孟子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沛然猶此洒如也今

言油油在後言禮雖弛也能自妝也

金華應氏曰自侍坐退席登席之初以至取屨納屨

之後則燕見於君一席之禮始終略具矣葢古之君

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於其閒燕命

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其賜食賜爵之

禮若今之燕見而留之飲食也燕見侍食則非朝聘

宴饗之正疑若不必過於嚴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廉恥之節焉其有不同者食則命之祭然後祭爵則越席而飲者不敢留君惠也飲至於三而亟退者酒易及亂而遂其驩則無已也飯至於三而猶勸者食以養人而相愛之意為無窮也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故聘射之禮賔主百拜而酒三行則爵不過三古之定禮也若夫傳有四飯之文禮有勸食之義其亦不厭於詳矣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

鄭氏曰玄酒不忘古也面猶鄉也燕禮曰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饗野人飲賤者不備禮也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是以言棜

孔氏曰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鄉君故鄭引燕臣子之法以解之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閒

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鄉尊也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徳故唯酒而無水也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又東西横行異於君也若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是也大夫士側尊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案鄉飲酒禮設兩壺于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棜故知棜是斯禁也案特牲禮註云棜今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

棜

延平周氏曰玄酒所以貴其道也面尊所以專其恩也饗野人皆酒者葢野人之所知者恩而已

嚴陵方氏曰設玄酒之尊必在衆尊之上禮運言玄酒在室是矣面尊者尊鼻向君也面尊則不面君面尊者專惠之道也臣側尊者辟君之嫌也臣之側尊用棜禁則君之面尊用罍可知矣

馬氏曰周官行人王禮諸侯饗而有祼孤卿無祼則

以酒禮之而已觀此則君子之於野人又可知也然禮之不用玄酒非特此也士冠禮醴子昏禮醴婦聘禮醴賔皆無玄酒禮質故也特牲少牢陽厭酌一尊無玄酒禮殺故也昏禮尊于房戸之閒無玄酒外略於内故也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酒醴無玄酒凶變於吉故也然則玄酒雖薄而其禮重醴酒雖厚而其禮輕記所謂近於人情非其至者於此見矣

山陰陸氏曰水曰明水故此謂之玄酒少牢禮司宫

尊兩壺于房戶之間甒有玄酒則其兩甒各有玄酒大夫之禮也士虞禮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東則其一甒玄酒也尊各有面唯君對之據尊壺者面其鼻不上玄酒質朴素足禁即棜也變棜言禁棜之辭仁禁無所不禁

賈氏曰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凡禮之通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為側又昏禮云側尊甒醴于房中亦是無玄酒曰側儀禮疏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鄭氏曰緇布冠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

孔氏曰自此至桓公始也一節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没不髦記者雜録厠在其間始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四加從諸侯下達於士其初加者是緇布冠不復嘗著冠而敝去之可也餘見郊特牲

延平周氏曰用緇布者所以立本也然非以趨時故

既冠而即敝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鄭氏曰玄冠朱組纓緇布冠繢緌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丹組纓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孔氏曰案郊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其緌也吾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繢緌諸侯之冠故知尊者飾也上

云緇布冠自諸侯下達此更云緇布冠繢緌為緌起文也諸侯唯繢緌為異其頍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言齊者兼祭祀之時其祭則諸侯以玄冕也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

長樂陳氏曰考之於禮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所以異於大夫士者繢緌耳天子始冠不以緇

布而以玄冠然其子則猶士而已以天下無生而貴也玄冠朱組纓則緌可知也緇布冠繢緌則纓可知也朱以著正陽之色繢以備五采之文五采雖美不若正陽之純純其飾所以異也國語委貌有笄士冠禮緇布冠無笄則天子始冠之冠有笄諸侯始冠之冠無笄明矣諸侯與士之齊則同而尊卑之分則異同故皆玄冠以一其誠異故組纓殊色以辨其等諸侯丹組纓則陽而已以其純於德故也士綦組纓則

陰陽雜矣以其不純於德故也綦蒼艾色也詩以綦巾為女巾書與詩以騏弁為士弁禮以綦組為世子之佩綬皆德未成者之禮也孔子佩象環而綦組綬則其義異此矣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特天子玄冕以祭羣小祀其冕蓋與齊同而其異者玄服玄端而已士之齊祭一於冠端玄其冠蓋與朝服之冠同其異者組纓之色而已 禮書

延平周氏曰六入為玄七入為緇玄者天道在北方

之色緇者純陽之色也朱者含陽之色繢者陽事也以冠為體則組纓與緌皆用也含陽者天子之用而無為者乃其體也純陰者諸侯之體而陽者乃其用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言纓諸侯言緌互相備爾組蓋綬屬以其縱横相阻故也然繢不可徒設設之於組又不可則設之於帛可知夫始冠之冠或以玄或以緇者反本復古也然玄則存乎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

色故以為天子諸侯隆殺之辨齊之冠一以玄者以
陰幽思也
馬氏曰委貌之制不可考觀周禮言冠弁而康成以
委貌言之則委貌類弁矣范文子以杖擊其子而折
委笄則委貌有笄矣士冠禮緇布有纓無笄而皮爵
弁有笄則委貌殊於緇布類於弁可知也周官司服
其祭服有玄端素端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
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又曰齊玄而養又曰玄冕齊

戒鬼神隂陽也荀子曰端衣玄裳絻而乗路志不在於食葷葢大古之祭冠以緇周之祭冠以玄天子齊則玄冕而玄端所以絻而乗路者也諸侯而下則玄冠玄端而已所謂丹綦組纓是也

山隂陸氏曰齊冠言諸侯不言天子則齊冠丹組纓亦天子之齊冠以朱組纓冠故以丹組纓齊據士冠禮緇布冠闕項青組纓亦齊冠雖非冠猶如此葢以冠行禮以冠齊以冕行禮以冕齊知然者以冕而親

迎衮也而玄冕齊戒知之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鄭氏曰縞冠玄武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紕讀如埤益之埤紕緣邊也既祥之冠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也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既祥也不齒之服所放不帥教者

孔氏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不純吉也卷用玄而冠用縞古者冠卷異色也縞冠素紕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不言以素為紕故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鄭云祭猶縞冠雜記又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據此

兩經二註皆云祥祭縞冠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
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於縞也垂緌五寸祥冠而加
垂緌五寸也以文承上故知亦縞冠素紕惰游與下
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也
延平周氏曰冠之有卷猶足之有跡故迹謂之武而
卷亦謂之武也冠用縞則凶武用玄則吉凶在上吉
在下者子姓之冠也冠用縞則有吉之徵緣用布則
有凶之道故縞冠素紕既祥則服之垂緌五寸以别

之者抑末也玄為冠白為武以恥之者有加明刑之意

嚴陵方氏曰子姓者子之所生得其正統者也正統為姓旁出為氏謂之子姓特牲饋食禮所謂子姓兄弟是矣為祖之亡也故冠用縞以示凶為父之存也故武用玄以示吉且冠在上武在下冠為外武為内為祖而縞尊尊於上也為父而玄親親於下也為祖而凶制義於外也為父而吉本仁於内也夫上下尊

親之義内外仁義之别人道所以相齒者順此而已苟反而逆之豈所以為人道哉故冠宜縞而反以玄武宜玄而反以縞是逆之也宜為不齒之服矣既祥之冠不以布而以縞者以吉事之先見也紕不以采而以素者有禫餘哀故也於冠言縞則知素之為布於紕言素則知縞之非采惰游則不服田畝之士事必致勤而惰之書所謂惰農是也業必有常而游焉經所謂游民是也

馬氏曰國語言率其子姓及國子姓詩言振振公姓喪大記子姓立于西方玉藻言子姓之冠蓋孫之傳姓謂之子姓大祥之祭縞冠朝服而嚮於吉既祥則素縞麻衣而未忘乎哀則祥與既祥之冠同而其服異矣

山陰陸氏曰縞冠玄武孫為祖既祥之冠縞冠素紕子為父既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相備而言縞冠玄武在上謂其父親而先祖也子姓適孫

也期而小祥孫為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以有承重之端焉縞冠素紕練冠言緣祥冠言紕紕飾也祥而言飾亦言之法即吉服皆言純惰游言士非罷民著矣亦言士猶以士望之

黄氏曰古者士農工商各有衣冠佩服以辨其升降民有不執四人之業者乃縞冠素紕垂緌五寸以標表之則不得與四人之列矣其不帥教者則黙冠縞武以罰之為不齒之人矣居則鄰里閭比督轄之行

則闕譏詳察之故民知恥則惰業游手者革心而違教背訓者服義俾天下之人見其衣冠則知其善惡而國無幸民矣斯豈非三代聖王治天下之大法哉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之罪者非此義也斯益以衣冠之禮化竊幸游手無業之人非疲困之義也長樂陳氏曰蓋士之失位曰喪人其服飾則素衣其相見則弔惰游失業之士也縞冠素紕垂緌五寸宜矣先王之於民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載師凡宅

不毛者田不耕者無職事者閭師不畜不耕者不樹不蠶不績者困之以罰阨之以禁亦已至矣又垂緌五寸所以深激而勸之周官司寇以野刑上功糾力士師有野禁漢世有田律然則縞冠素紕垂緌五寸蓋野刑之類也惰游之責輕於不齒縞冠素紕垂緌五寸重於玄冠縞武惰游之辱則重而不齒之辱則輕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辱不特一時而已苟變惰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緌弃之可也若夫

玄冠縞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先王豈忍重其辱於悠久哉然則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懐其徳夫如是孰不勵業而遷善乎子姓之縞冠玄武則凶其上不齒之玄冠縞武則凶其下凶其上以父之有服故也凶其下以下之自貽故也禮書

慶源輔氏曰垂緌五寸惰游之象也玄冠縞武既非凶服又非吉服故為不齒

金華應氏曰垂緌五寸游洩而長非法服也特惰游之士耳蓋勤飭者敏於趨事謹於守禮故緌必短惰游者怠於事而侈於飾故特長今之游浪者㦸其巾長其帶亦若此耳玄冠縞武未見其為辱所謂不齒者其爵高道尊而不與衆齒亦如謂三命而不齒者歟蓋縞冠玄武則卑而有所厭玄冠縞武則尊而有所伸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

鄭氏曰居冠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有事然後緌燕無事者去飾也

孔氏曰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居冠屬武則非燕居武不屬於冠也喪冠條屬則非有喪者纓武異材也子姓之冠縞冠玄武不齒之冠玄冠縞武則非子姓與不齒者冠

武同色也雜記曰委武玄縞而后緌則武亦謂之委以其若冠之足故曰武以其委於下故曰委蓋古者施冠於首然後加武以約之觀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則武之所設所以約冠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君子動而有為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略而質居冠屬武以靜而無事故略而質也有事然後緌者蓋緌所以為冠之飾無事則去飾故也其言與上文互相明爾

延平周氏曰居冠屬卷去緌有燕居申申之意若諸侯齊與燕雖皆用玄冠然齊冠不屬卷而加緌則齊與燕其服不能無小異也

馬氏曰屬武則不緌緌則不屬武宜屬武而緌則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宜緌而屬武則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觀先王之於旗也無事則結有事則斾其於絺綌也居則袗出則表皆動靜文質之意存焉則冠緌不同亦若此也

山陰陸氏曰冠武異材冠已則委之所謂委武是也燕居著冠於武安不忘危也平居如此有事而委之斯可矣

五十不散送親没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鄭氏曰五十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也不髦去為子之飾大帛謂白布冠帛當為白不緌凶服去飾也玄冠紫緌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用繢

孔氏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絰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啓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緌大白緇布連文故知此謂白布冠左傳云衛文公大帛之冠白繒冠也與此異鄭疑紫緌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紫緌僭宋後也上文有續緌故知緌當用續

延平周氏曰五十不散送所以養筋力於始衰之年

也親没不髦所以責成人於親没之後也大帛不緌所以異於吉也

馬氏曰曲禮曰五十不致毀喪大記曰五十不成喪不致毀情也不成喪禮也子生三月翦髮為髦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及事父母緫拂髦故詩曰兩髦傳言弁髦大記諸侯小斂脱髦既夕禮士既殯脱髦蓋子之幼也父母翦髮為之鬌及長也因以為飾謂之髦存而不忍弃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幼所

以示人子之禮及親始死而猶幸其生焉故不脫之三日之後則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蓋親存而髦與恒言不稱老同意親沒不髦與衣純不以青同意青赤黃白黑之五色直於甲丙戊庚壬之五方正色也甲己合而為綠丙辛合而為紅乙庚合而為碧丁壬合而為紫戊癸合而為緇間色也先王之於間色貴緇而已以其出而復於道故也至於紅紫碧綠則在所不為而紫尤君子所惡魯桓公以為冠緌豈禮

也哉鄭氏以僭宋王之後其說無據不可用也

山陰陸氏曰帛讀如字白言色大帛言質故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白疏白也大布疏布也春秋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少帛旗少大帛者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鄭氏曰謂大夫士也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也縫紩也紩下

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為逢或為豐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也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也

孔氏曰自此至弗敢充也一節廣論衣服及裘裼襲之事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朝服玄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爾若大夫莫夕蓋

亦朝服其士則用玄端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深衣也袪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濶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為七尺二寸此為裳之上畔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為一丈四尺四寸此為裳之下畔縫齊倍要者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也袵謂裳之

交接之處當身之畔裳幅下廣尺二寸上濶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為之鄭註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寛頭在下狹頭在上深衣與喪服相對為小要兩旁皆有此衽故以小要取名也衽屬衣謂喪服或朝祭之衽屬裳謂深衣之衽上下相變謂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

應假他餘服相對為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
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鄭註深衣鉤邊今之曲
裾則宜兩邊而有也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
義袂上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面肘也
長樂陳氏曰深衣與長中同制異飾連裳方袷直繩
旁衽以至裳十二幅要三袪縫齊倍要之類此其所
同也深衣之純以采若素長衣之純素而已中衣之
飾繡黼丹朱而與長衣又繼揜尺焉蓋以其衣裳邃

馬故謂之深衣以其袪褎長焉故謂之長衣以其有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　又曰長衣與深衣同以布中衣與長衣同揜袂深衣中衣用於吉凶長衣用於凶而已衽所以揜裳際也深衣連裳故衽屬衣餘衣不連裳故衽屬裳衣裳雖殊垂而放之一也故有事則或扱或執是衽未嘗縫之以合也棺之小要謂之衽以其揜縫若衣衽然非為小要而名之是衣衽皆狹上廣下未嘗有殺上殺下之異也詩言婦人之

采菜莒或袺衽或襭衽是婦人之服未嘗無衽也衽之辨有上下其用有左右生者上右記曰親始死扱上衽是也死者與夷狄上左記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語曰被髮左衽是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朝非玄衣也夕非玄端也端兼在首故主朝言之衣止在身故主夕言之朝玄端則大夫士所獨夕深衣則天子諸侯之所同玄端祭服從公亦服之者敬君也夫齊為下體之極下體則地道也陰

道也天一而地二陽竒而隂偶倍要則二而偶之故也衽衣襟也

山隂陸氏曰玄端與緇衣異緇衣不端製鄭氏謂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爾言衣不盡先儒謂要廣七尺二寸齊廣一丈四尺四寸上狹下廣相縣如此非制作之情也縫或為豐為其倍也是故謂之豐若續衽續或為裕要縫半下要或為優其義一也優則不追矣裕愈益寛有餘裕也豐又非裕已也袂可以回

肘而已即裕可以運肘

延平周氏曰朝玄端所以體道夕深衣所以自潔無私平直者自潔之事也以司服考之卿大夫士之於王朝與其助祭則服玄冕皮弁而玄端深衣者私家之朝夕也然君之夕深衣而臣之夕亦深衣可乎夫深衣者不特自潔蓋又足以責其成徳而表其有所受也君之與大夫士則莫不欲其有成徳而大夫士亦有家臣納誨則亦欲其有所受此君之與臣所以

同用深衣又況臣之於私家其禮有所伸乎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為袪止於一尺二寸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以人配天地則為三才故中齊必用三袪之數中齊人之象也地配天則為兩儀故下齊倍要者兩中齊之數下齊地之象也衽當旁欲其直袂可以回肘欲其文武皆可施也

禮記集說卷七十四